

塵問世

〔清〕 钱廉成

塵 間 之 藝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装帧设计：盛寄萍

塵間之藝

〔清〕錢廉成 〔清〕錢廉成

出版者 四川人民出版社

發行者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 四川新华印刷厂

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一—二〇〇

书号：8118·1769 定价：8.50 元

小引

从宋元直到近代的中国画，山水、花鸟占了主要地位；人物画的作者不多，画的大都是释道仙佛、历史故事或地主士大夫的生活，偶然见到一两幅取材于民间风俗的人物作品，已诧为凤毛麟角。民国初年陈师曾画了一组北京风俗画，使当时人们耳目一新，受到广泛的赞扬。这本原题为厘闾之艺的画册，比陈师曾还早一个世纪，并且画的还是成都风俗，实在难得。

这本画册是绢本，共二十一幅，每幅均高十二公分，宽十七公分。末幅题款：「道光丙午年秋三日钱廉成写于锦江之巡园小憩」。作者事迹不见于记载，访问过一些熟知旧事的老年人，也得不到一点线索，仅从画中所钐的印章上知道他是浙江仁和县（杭州府属县）人，字稼蓀。画的风格略近黄瘦瓢，描写市上各种民间技艺人物，著墨不多，略施色彩，而神情生动，呼之欲出。你看那沿街卖唱的一对盲

人，男的走在前面，拄着竹竿，头向右偏，小心地听着竹竿探测地面的声音。你又看卖果子那一幅，小孩子想吃果子，他妈舍不得拿钱买，卖果人一脸不了然的神色便反映出来了。卖金魚那一幅，只画了一个卖金魚的汉子，他放下担子，正在打呵欠，伸懒腰，街巷的萧条，生意的清冷，可想而知。举此数例，足见作者十分熟悉他笔下的人物，并且善于写意，在艺术上很有概括提炼的功夫。画中妇女的服装为清代样式，男人衣服样式却是明代以前的，作者狃于积习，未尽忠实于生活，作为风俗画来看，不免有点遗憾（其中个别作品，如「巫婆观花」，则反映了旧时的迷信陋俗，应以历史的批判的眼光去对待）。

在旧社会，一般的收藏家看重的是名家作品，要是不知名的，那就必须朝代较古的才肯收。像这本画册的作者既无闻于世，画的又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细民，收藏家们当然就不屑一顾了。它没有被火烧水溺，鼠啮虫伤，能流传到今天，算是难得

的幸运。和过去的收藏家相反，主编龙门陣的同志却很欣赏这本画册，认为它有助于今天的读者了解成都一百三四十一年前的民情风俗，可以看到文献记载中缺略的具体形象，能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那时下层人民的精神状态，他们的穷困，辛酸，终日碌碌中偷闲的情趣，从而加深我们对今天的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。近一百几十年来，成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，画中的好些事物已成陈迹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公私所藏的文物书画都遭到很大的损失，像这本画册，已属稀有。因此，它便被列入龙门陣丛书，化身千百，以飨读者。这本不知名的作者的画册，竟然与他同时同乡的赵之谦、任渭长等名家的遗作一样得以问世，更是难得的幸运！作者在上一个世纪有心去画一般画家不肯画的东西，现在龙门陣的编者又能青眼相看，不把作者知名与否作为出版的尺度，这都值得我们想一想。

一九八二年一月，徐无闻记于成都

塵閣
正觀

端卿喜以冊因所喜崇
裝之以供玩
己丑初夏臨溪題記

一、刊石碑

一凿又一钺，身畔石屑飞。
石匠葬身处，何曾见树碑！

成都旧有石碑店，出售石料，为人刊刻墓碑、墓志、地界石和其他碑文。图中左边为刻碑工人，右边是一书生对看碑文。解放后，这行业已渐衰歇。





二、补碗

常用土巴碗，细瓷便可珍。
良工补缺破，嵌进小铜钉。

旧时平民日用器皿，多为粗制陶器「土巴碗」、「黑蛮碗」之类，至于江西细瓷，则颇为珍视，虽不慎打烂，也不忍抛弃，总想补好再用。补碗匠担着担子，终日穿街走巷，遇有顾主，便坐在担上，把要补的瓷器夹在两膝间，左手持着尖端嵌了钻石的钻子，右手拉着小弓，将破裂处的两边都钻出针眼大的小孔，然后用三分长的小铜抓钉，轻轻敲进孔中抓紧。解放后，这种补碗匠已极少了。





三、花 农

附郭多花圃，老农栽培勤。
一挑街巷过，春满芙蓉城。

成都人民极爱种花，花农
培植佳品，挑担呼卖。





四、卖 柴

青杠与翠柏，斫枝伺农闲。
挑来城里卖，换点油盐钱。

近郊农民常砍青杠树、柏
树的枒枝，挑进城里卖，换点
油盐。





五、打連簫

連簫三尺長，此外更何有？
行乞且長歌，「柳呵柳連柳」。

成都旧有卖唱艺人，以两三尺长竹棍，打通竹节，用铁丝穿上小钱安置棍中。演唱时即以此在手臂两肩拍打，声韵铿锵。演唱时的和声：「柳呵——柳連柳呵——」。



